

锦绣嫡女

完結篇

上

醉疯魔

ZUI FENG MO
WORKS / 著

| 西子情 | 袞袞双树 | 青青的悠然 |

联袂鼎力推荐!

醉疯魔继《浴火王妃》后再开古言大戏!

且看千金嫡女自强不息，活出锦绣人生!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锦绣嫡女

完结篇

上

醉疯魔

ZUI FENG MO / 著

WORK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锦绣嫡女. 完结篇 / 醉疯魔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229-09518-5

I. ①锦… II. ①醉… III. ①言情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8485号

锦绣嫡女 (完结篇)

JINXIU DINÜ (WANJIE PIAN)

醉疯魔 著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李梅

责任校对：胡琳 何建云

装帧设计：九一设计

封面插图：@竹铃叮当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现代彩色书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39.5 字数：860千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9518-5

定价：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
- 001/ 第一章 巧施小计换郡主
- 007/ 第二章 半夜来信双花换
- 015/ 第三章 夜遇突袭遇暗杀
- 022/ 第四章 莹妃出宫惹事端
- 032/ 第五章 香包藏药妃反目
- 039/ 第六章 当殿指婚心欢喜
- 047/ 第七章 及笄赐婚双喜同
- 055/ 第八章 薛家接连遭大变
- 063/ 第九章 强下快手薛家倒
- 068/ 第十章 桃花宫墙藏杀机
- 074/ 第十一章 盘算不成反蚀己
- 079/ 第十二章 章滢横祸魂断夜
- 084/ 第十三章 暗手歹毒难查询
- 090/ 第十四章 章滢封妃意难平
- 100/ 第十五章 暗藏诡心杀身祸
-

目 录

CONTENTS

- 115/ 第十六章 婚前隔墙悄相见
- 124/ 第十七章 喜气洋洋大婚夜
- 132/ 第十八章 书房抓奸强指婚
- 142/ 第十九章 凤凰啼血皇后祸
- 158/ 第二十章 生日宴再起风波
- 179/ 第二十一章 不善登门青莲泪
- 191/ 第二十二章 眉黛含春露端倪
- 218/ 第二十三章 四皇子献女遭妒
- 232/ 第二十四章 鼠疫发满城惊慌



CHAPTER 1

第一章 巧施小计换郡主

就在这时，只听一个带着浓烈反对的声音传来：“韵宁郡主不能和亲！”

谁都听得出明帝刚才那番话已经是下了决心，要让韵宁郡主去和亲的，不然为什么单单就点了抚安伯的名。

没想到会有人出来反对，而且反对的人竟然是西戎太子赫连安元。

明帝也很意外：“西戎太子何出此言，韵宁郡主冰雪聪明，与太子彪悍勇猛正是相配，有何不可？”

他倒不怕西戎太子再看上其他的女子，大不了就是将其他人的女儿再赐婚过去便行了，可看这位西戎太子的样子，不是看上了谁，反而像是憎恶了谁一般。

“虽然陛下所说的韵宁郡主也很不错，但是，来大雍之后，我在街上遇见一个女子，她的容貌美丽，气质独特让我一见倾心。今日在宴会上，再次看到她，希望陛下能将那个女子赐给我。”

明帝问道：“你可知那女子的名字？”

赫连安元一双眼眸飞快地定格到了一处：“她就是坐在西太后身边的贵顺郡主！”

西戎太子的话宛若一块巨大的石头砸在众人的心上，溅起千重浪。

西太后想着明帝说过，西戎那边的意思是在两名候选女子中任意选一人就可以了。刚才明帝已经指了韵宁郡主，为何西戎太子却硬要扯到烟彩身上来。

莫说西太后不清楚，便是明帝也不知道这一瞬间的变故是怎么来的，他锐利的目光向西戎使臣身上望去，西戎使臣脸上一片苦笑，他也不明白，为何太子突然改口，当时已经和明帝通好信，指韵宁郡主为和亲对象的，如今太子却自己跑了出来，指了另外一个。

莹妃眼看云卿就要被指婚出去，如今形式扭转，西戎太子要求和亲的对象是贵顺郡主，这和她希望的有所不同。但此时并不是她可以开口的时候，只得将目光投向薛国公。

薛国公看到莹妃的求救的目光，皱了皱眉，抬头去观察明帝的脸色，发现明帝脸色虽然平和，但是眼底隐隐有着不悦之色，料想他也是不想把贵顺公主嫁出去的，便开口道：“西戎太子，贵顺郡主刚刚从云南府回来，今日是第一次在殿上出现，你是否一时没有认清楚？既然两国和亲，太子要寻找心仪之人，可到众位千金面前仔细一看，以免错失真爱。”

他这么一说，自然是想要西戎太子去将女宾们的容貌仔仔细细地看上一遍，沈云卿的容貌绝色倾城。这个西戎太子隔得近了，自然看得清晰，男人谁不爱美色，两个都是郡主，娶更美的那个就最好。

赫连安元一听此话，眉眼动了动，似乎很有兴趣的样子，笑道：“这也是个好办法。”



明帝哪有不允：“太子请仔细地看，切莫错过了。”

那些方才还在侥幸没有被明帝拉去和亲的小姐们，此时听到薛国公的话，都垂下了头，哪里愿意让这西戎太子看清楚。这一瞬间，她们希望自己能姿色普通、普通、再普通点。

赫连安元走到女宾席这边，嘴角噙着一抹冷笑，一个个看过去，当走到云卿身边的时候，谢氏的手一下子握得紧紧的，恨不得能伸手出来遮住女儿的容颜。

云卿却抬起头来，望着赫连安元一笑，那艳丽的姿容顿时让赫连安元心中微微一动，确实是好看，可惜……赫连安元抬眸看向御凤檀，但见他在上席，视线却一直跟随着赫连安元，在看到 he 停留到了韵宁郡主面前的时候，狭长的凤眸里透露出的高兴，强压在一片潋滟之下，笑道：“看太子站在韵宁郡主面前，一定是对韵宁郡主很满意。这么多美人中间，太子独具慧眼，真是可喜可贺。”

他这一番话还没说完，赫连安元冷笑一声：“刚才我看得清清楚楚，贵顺公主就是我中意的女子！”

他话一说完，御凤檀的脸色顿时变了微沉，狭眸里透出一股凌厉，雪白的袍子将他握紧酒杯的手指指节显得越发地青白。

赫连安元越发得意，赶紧走到殿中躬身道：“我对贵顺郡主一片心意，希望陛下能成全。”

明帝没想到赫连安元就认定了贵顺郡主，态度还很坚决。若是贸然驳回岂非对两国结盟不利……

贵顺郡主看明帝在犹豫，推了推西太后的手臂，双眸中含着泪珠，一副委屈到了极点的样子。

西太后见了这模样，又想起女儿当初不愿意嫁到熊家的时候，那张脸几乎和现在一模一样，不由得一股心酸浮上，握住贵顺郡主的手拍了拍，对着明帝低声道：“皇帝，若是一个美人不行，便给他两个，莫要让烟彩去受苦。”

明帝皱了皱眉，面色有些为难：“太子殿下，你若是喜欢大雍女子的话，可以在在场的其他女子中挑两名，朕一并给你指婚。”

闻言，云卿的唇畔浮上一抹浅淡的笑容，熊烟彩真不愧是明帝和西太后最疼爱的公主啊。为了她，明帝可以赐上两名在场官员的嫡女。

要知道，能来参加盛宴的，起码都是大雍三品以上的官员家属和子女。明帝为了不让熊烟彩嫁出去，就另外送别人的女儿去嫁。就是不知道赫连安元答应吗？

贵顺郡主得到了想要的效果后，抬头去看御凤檀。

他斜斜地靠在椅上，恰好也转头在看着她，两人之间的距离太远，贵顺郡主不能看清楚他眼中的具体神色，目光却不肯移开。

自小时候看到瑾王世子后，她就喜欢他了。那时候在宫中，她不是真正的公主，和其他的公主在一起经常被嫉妒，而且那些公主还偷偷讲她的坏话，她过去打了那些公主后，人家更加不愿意和她一起玩了。只有御凤檀整日里笑咪咪的，绝丽的外貌让他如同天边最绚丽的

晚霞，让人沉迷。

那些宫女见到御凤檀，个个都是眼中带着绵绵情意，有大胆的对着他投怀送抱，虽然御凤檀当即就推开了，但她还是在当晚就将那个胆大的宫女处死了。每一个敢觊觎御凤檀的女人，都是该死的！

但是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御凤檀和她就开始疏离，连笑都懒得对她笑一个，却在这种对她的冷漠中，越来越出众。

他只能是她的，只应该围着她一个人笑，为她一个人而生！

贵顺郡主的眼眸里有着浓得化不开的情丝，痴痴地看着御凤檀，未曾察觉到赫连安元将一切都收于眼底。

他以不容反驳的语气道：“不，陛下，我只为贵顺郡主倾心。一开始，陛下便想给我指婚的是韵宁郡主，而我只喜欢贵顺郡主。同样是郡主，为何陛下不肯将贵顺郡主赐给我？”

他不知道为何赫连安元如此笃定，但是如今大雍边境十分不安定，时至秋冬，正是边境小国和部落进行掠夺的高峰期，虽说战役规模不大，但是军饷粮草一样都不能缺，每天白花花的银子就流在了战役之上。若是西戎再来一次，大雍就会因为粮草问题而落败！再好的将领，再猛的士兵，也敌不过无衣无食的日子。

赫连安元看明帝还是如此犹豫，便确定自己心内的猜测果真是对了。方才他在亭子那的时候，就注意御凤檀的动作，贵顺郡主第一时间走到了御凤檀的身边，动作很亲昵，眼底都是爱慕。

水榭上面的琉璃风铃突然掉下来的时候，御凤檀几乎出自本能地去救贵顺郡主，一点儿也不害怕自己被砸伤。

紧接着，当贵顺郡主和御凤檀说话的时候，御凤檀本来是很激动的神情，在察觉到自己打量的视线后，马上就收了起来。

当赫连安元问到关于贵顺公主为什么降为贵顺郡主的时候，御凤檀又闪烁其辞，将话题拉开。这一切都让赫连安元起了疑心，于是他故意找了来看伤的御医和宫人问话，结果这些人都说，贵顺郡主和御凤檀是朝内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对璧人。

此时看明帝那犹犹豫豫的样子，赫连安元越发肯定自己的猜测，明帝一开始便是要将贵顺郡主和御凤檀赐婚的，给他的不过是个商人的女儿而已。

御凤檀天性狡猾，打仗的时候虚虚实实，让人很难摸透。越是他想去的地方，他就越表现得不想去。

虽然两国要订立友好盟约，但是西戎和大雍之间多年不和，这种敌对心理是没有办法消除的！

赫连安元只要一想到在战场上，两次被这个兵出奇招的世子弄得丢盔弃甲，狼狈不堪，他心头的怒火就飙升了起来。

现在两国不能开战，那么他就抢了御凤檀的女人。



明帝脑中计较了一番，叹了口气。如今赫连安元笃定了要贵顺郡主，那就赐婚吧。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赫连安元外表英俊，出身不凡，在西戎国拥有实权，并不是个草包人物。若是贵顺郡主能讨得赫连安元的欢心，到时候赫连安元登上西戎王的位置，她的荣华富贵也是无限的。

这么一想，明帝望着西戎太子道：“难得太子你如此痴情，朕几次三番地试探于你，你都不改心意。贵顺郡主可是朕的外甥女，嫁给你也合适。朕也愿意成人之美，给你们两人赐婚。”

“皇帝圣明。”赫连安元达成了自己的目的，看御凤檀脸色雪白，双眸目光闪烁不停，显然气坏了的样子，浓眉更是骄傲地飞起。

贵顺郡主不敢相信地看着明帝。西太后则是一脸担心，却又不好说儿子，儿子的帝位比起烟彩的前途来，自然是要重要一些。

但西太后显然也没忘记贵顺郡主是什么性格，一只手紧紧地抓住贵顺郡主，安慰道：“烟彩，哀家觉得那西戎太子对你也是真心的。”

云卿听着明帝的赐婚，心中暗暗发笑，目光在御凤檀仍旧绷紧的面孔和赫连安元带着一股得意谢恩的模样上转了一圈，若不是此时笑出来不太妥当，她真的想要掐一下御凤檀。

这个家伙实在是太会演戏了！

御凤檀对这位曾经在战场上交过手的赫连安元十分了解，他从生下来到现在，一直都是受人追捧，自以为聪明无比。

偏偏在西戎的战役上，他遭到了御凤檀的打击，只觉得平生受到最严重的侮辱，一直想要扳回来。

御凤檀就是利用他的这种心理，在他面前上演了一出琉璃风铃突然碎裂，世子舍身救郡主的戏。至于御医和宫女以及其他，根本就不需要御凤檀再动什么手脚。在贵顺公主降为贵顺郡主之后，大家都知道明帝的意思，自然就会说他们两人等着赐婚了。

她想起御凤檀那天才般的演技，不由嘴角翘了翘，视线转向他那边，看他是不是还绷着脸在装，正好发现御凤檀还是紧绷绷的样子，只是发现云卿在看他的时候，俏皮地眨了下眼睛，狭长的眸子里也浸着笑意，似乎在说着“你看吧，我说赫连安元很好骗”的意思。

云卿一下就被逗笑了，低着头掩饰了一下，抬头去看贵顺郡主。这位高高在上的郡主一定没想到，今晚最后被赐婚的人会是她吧。

熊烟彩肯定一心想要自己早点滚出去和亲，只是事实和想象总是有点难对上号。

可是当云卿目光落到台上的时候，她以为贵顺公主会有愤怒，有发泄，甚至反抗的样子，但是却只看到贵顺公主和平日里一样，无比纯真地对西太后来一笑：“没事的，外祖母，我知道，我都懂的，陛下也是为了两国的关系才答应下来的。”

她这么说自然赢得西太后一阵感动，直呼懂事的好孩子，就是明帝内心也有点愧疚，想着出嫁的时候，一定要多给她添妆奁，让贵顺郡主嫁得风风光光。

只是云卿却不太相信这位贵顺郡主，能将林真打得两年后看到她还浑身发冷的人，竟然在被赐婚和亲的时候，还这么从容温和，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

贵顺郡主如今的平静，更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盛宴上，除了贵顺郡主和西戎太子，明帝还将安玉莹指给了四皇子做侧妃，这无疑又给薛国公一个打击。

西戎太子赫连安元心情很好，和周围来恭贺的官员不断喝酒，甚至还时不时地走到御凤檀的身边去挑衅两句。

可惜御凤檀一直都冷着脸，不太想理他的样子。如此，赫连安元的心情愈发好了起来。

宴会终有散时，宫中马车上百，依次按照顺序出去，云卿走到了马车旁，谢氏正要上车，却被云卿喊住：“娘，等等。”

谢氏问道：“怎么了？”

云卿想到今日殿上贵顺郡主反常的表现，吩咐道：“你们先将马车车盘检查一番。”

“大小姐，出门之前奴才都在府中检查过了。”车夫有些疑惑地说道。

“你们刚才一直在马车旁吗？”

“回大小姐的话，奴才两人中间曾经离开过一段时间。”毕竟参加宫宴的时间很长，车夫不可能一直站在马车旁边，也会溜到墙角一起聊下天。

云卿“嗯”了一声：“那就检查一下，以免出了什么问题。”

虽然有些麻烦，见云卿态度严肃，两名车夫还是将车子都检查了一遍。

云卿见没有异常，这才点头扶着谢氏上了马车。

从紫禁城到抚安伯府，大概半个时辰，云卿和谢氏刚走到垂花门前，便看到朱砂在门口：“夫人，大小姐，老爷出事了……”

陡然听闻此语，谢氏吓了一跳，反问道：“老爷不是刚刚从宫中回来吗？”

朱砂点头：“老爷刚到家中，是马车出了事……”

“老爷有没有受伤？”谢氏一听是马车出了事，第一时间转过头望了云卿一眼，刚才女儿还在检查马车有没有问题，如今就听到沈茂是因为马车出了事。

朱砂在前头带着路，一边跟谢氏解说道：“路上一同带了大夫回来，正在替老爷检查伤势，看起来并没有大碍，但是脚似乎不能动了。”

到了内院，谢氏急急掀开帘子往里走去，便看到沈茂躺在榻上，大夫正在替他包扎腿部，脸上蹭出两条血口，看到母女二人的时候，喊道：“你们没事吧？”

“我们没事。”谢氏走到榻边，问大夫伤势如何，大夫将右腿绑定好了之后，才道：“小腿骨因为撞击有点开裂，我已经绑好了，这一个月不要乱动，以免再次伤到骨头。”

云卿听完大夫的话，转头望着站在屋内的人，除了沈茂和大夫以外，屋内还有御凤檀和安初阳两人。



“多亏世子和安公子两人出手相救，若非如此，今日我只怕要随那疯马一起撞死了。”沈茂想起刚才在街上突如其来的一幕，心内还有些惊惶。

他出了皇宫，坐上马车回府，走了一半之后，马儿突然开始烦躁不安，拉着马车在街上乱撞，紧接着车轮又松掉，他的腿就是这个时候撞到桌角上，撞裂开来。

好在安初阳和御凤檀及时出现，一人制住狂马，一人将他从马蹄践踏的危险下救了出来。听完这段话，云卿问道：“马儿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疯吧，你们查出是什么原因了吗？”

安初阳目光停在云卿微蹙的眉头，回答道：“马死后，检查发现蹄上有刺，车轮同样被人做过手脚。”

御凤檀狭眸微抬，与云卿投过来的视线正好望到一起。都从对方的眼眸里，猜到了是谁下的手。

当时贵顺郡主那种充满了仇恨的眼神，说明她的心里已经很不痛快了，按照她睚眦必报、喜欢毁了人所在乎东西的个性，她一定会报复。沈茂身为云卿的父亲，也算是云卿在乎的家人，如果父亲突然去世，对云卿来说，必然是巨大的打击。

云卿自问重生之后，她也并不是个妇人之仁的人，但起码她知道，不到必要时不会轻易让一个人去死。人命的重要，只有死过一回的人才知道。

正因为如此，她重生的目的，为了沈府这个家，她所做的一切，也只是能让沈府安然存在于世上。但今日，要不是安初阳和御凤檀在，父亲在马儿疯乱地拖拽下，最后会有什么后果，她不敢去想。

“云卿。”沈茂和谢氏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后，抬头看着自己的女儿。今日大殿上听到明帝要送云卿去和亲的时候，他心急如焚。此时看到女儿，便有一种释然的心情。

云卿走到他的身边，看着沈茂脸上蹭破大大小小的伤口，眸中划过一抹黯色，嘴角却带着一抹淡淡的笑意：“爹，你的腿疼吗？”

沈茂笑道：“大夫开了药，喝下去之后好多了。”他一手握着云卿的手，对一直站在旁边的御凤檀和安初阳道：“今日谢谢你们了！”

御凤檀和安初阳两人有着同样的心事，都十分客气地说不用。

聊了一会，御凤檀和安初阳便告辞。谢氏预备起身送他两人，安初阳一双沉黑的眸子在云卿身上掠过后，道：“抚安伯有伤，夫人还是在这照顾着比较好。”

谢氏看了看安初阳，嘴角挂起一抹笑意，停了身来，道：“云卿，送一下瑾王世子和安公子。”

听到谢氏的话，安初阳嘴角微微一弯，眸中闪过一抹期冀，转身准备出去，御凤檀斜眸睨了他一眼，漂亮的眸子中带着狡猾的笑意：“不必了，抚安伯受伤，郡主心情肯定难过，此时只想在父亲身边，不用送我们两人了。”说罢，拉住安初阳往外走去，步履相当坚定，异常快速。

安初阳还想与云卿说一会话，御凤檀将他拉了出来，脸一下就冷了下来。

倘若感觉不到身边男子的不悦，御凤檀笑得无比好看，想和云卿说话，那是不可以的。他才不要给情敌创造机会呢。

CHAPTER 2

第二章 半夜来信双花换

深秋的夜里已无虫鸣，寒风吹起，卷起地上飘落的几片树叶，一弯冷月挂在深蓝的天空，散着淡漠的月华。

两辆马车从薛国公府急急地驶出，一路只听马蹄声声，停到了宁国公府门前。

马上的人儿下了车，偏门立即就开出一条缝，望了一眼后，才赶紧打开了门，喊道：“薛国公来了……”一面带着几人往里面走。

薛国公大步流星走在前面，带路的小厮反而跟不上，一进了内院，便看到安玉莹焦急走过来，拉着薛国公声带哭音：“外公，娘好像撑不住了！”

“胡说！”薛国公拧眉轻斥，阔步走进房内，身后跟着薛东含和他的妻子海氏，以及薛东谷的妻子花氏。

安老太君坐在屋中，宁国公挨在床头，安尚书和安夫人也站在旁边，床上躺着一个盖得严严实实，面色青白，气息微弱的女子，正是薛氏。

室内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混杂在浓浓的薰香中，味道更加奇怪。

薛氏被施钉板之刑后，钉子伤了内脏，每日都要呕血。今日从早上开始便不停地开始吐血，叫来了大夫看，始终都没办法好转。

薛国公眉头紧蹙，快步走到了床边，望着薛氏的脸，她平日傲气的双眸已经无神，脸色苍白，嘴唇脱皮发白，一点儿也看不出之前那样高贵的模样了。

“丽儿。”薛国公心头一紧，上前饱含慈爱地喊了一声。

薛氏看到父亲，从被子里伸出手来，喊道：“爹……”伴随着这一声喊，血液从她嘴角流出。

丫鬟立即用帕子垫在薛氏颊边，将血吸干后，又用帕子擦干净她的嘴角，让另外一个丫鬟端了水下去换。

空气里的血腥味似乎又浓了一些。

薛国公眼周有些发红，握住薛氏的手：“丽儿，爹在这呢。”

薛氏张开眼睛望着薛国公，似乎要看清楚眼前究竟是不是真正的他，在死死地瞪了数秒之后，忽然转头对着其他人说：“你们都出去，我有话要跟爹说！”

安老太君皱了皱眉，望着像疯子一般的薛氏，目光中带着深深的不满。这个儿媳，仗着娘家是薛国公，平日里对她就不怎么尊重，可偏偏宁国公又听她的话，安老太君做主给宁国



公纳的小妾，每一个都被薛氏用各种办法弄死，到如今宁国公还没有一个儿子，她早就不满了。

那时候小儿子不在身边，她又只有一个儿媳，以自己的能力也没办法对付这个薛氏，如今安夫人过来了，这个贤惠大方的媳妇可比薛氏顺眼多了。

其他人都站了起来出去，安玉莹跪在床前，望着薛国公喊道：“外公……”

薛氏待宁国公府的人出去后，目光在女儿委屈万分的脸上滑过，想起明帝的赐婚，喉咙里干涩地喊道：“父亲，我知道我活不了多久了，如今又是个废人，你要帮玉莹报仇……”

“好，为父一定替你杀了沈云卿，你现在不要多想，好好休息才是正道。”薛国公轻声安慰着女儿。

薛国公如此安慰，薛氏却没有安心，却反而比刚才还要坚定道：“要让她生不如死，玉莹是被她害得做了妾……”

海氏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说真的，对安玉莹她也有几分轻视，为了嫁给瑾王世子，一而再，再而三地耍手段，以前就斗不过狠辣霸道的贵顺郡主，如今又来针对韵宁郡主，最后还是自己吃了亏。外头的人都在传，安玉莹吓得疯疯癫癫，又有个犯了大罪的娘，能嫁给四皇子做侧妃已经很不错了。

她不由得开口道：“小姑你别气，玉莹是侧妃，若是四皇子以后荣登大宝，玉莹起码也是皇贵妃……”

“还不就是个妾！”

薛氏的声音突然拔地而起，声音尖厉却气短，眸子怒睁地瞪着海氏，真真如同地狱出来的索命冤鬼一般，硬是吓得海氏往薛东含的身后躲去，一个劲地解释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小姑，你放宽心，这是陛下下的圣旨赐婚的，就算嫁过去也不比正妃差的……”

“好了！”薛东含深知自己这个妹妹心高气傲，怎么能容忍自己的宝贝女儿去做妾，海氏不管说什么，都只会让薛氏更加抓狂而已。

海氏被丈夫训斥了一句，这才闭了嘴，而薛氏则用尽所有力气抓着薛国公的手，眼底迸射出强烈的祈求，颤抖着声音喊道：“爹，一定要沈云卿那个贱人做妾，做妾！然后让她生不如死，否则的话，女儿死也不甘心……”

她一句话说到这里，忽然开始剧烈地颤抖，接着就白眼一翻昏了过去，吓得安玉莹后退了两步，才大声喊道：“大夫呢，快来啊……”

一直在外面候着的大夫赶紧进来，飞快地过去施救，一时院子里又乱作了一团，好在大夫检查了一番后，擦了一头冷汗道：“宁国公夫人昏厥了过去，如此气怒吐血，只怕对身体无益。”

宁国公夫人一直都是静养，本来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心情起伏。是因为安玉莹知道陛下将她指婚给四皇子，还是侧妃，就溜进来对着薛氏哭诉，才导致今日薛氏心头沸腾，吐血不止。

可是看如今的情况，安玉莹心里说不尽的难过，刚才母亲说了那么多句，只说要对沈云

卿复仇，半句没提要给她退婚，可见这个赐婚显然是不能推辞了。

薛国公看薛氏已经睡下，一家人也不便在这里久留，便告辞回到了薛国公府。

此时的大厅里灯火分明，薛国公面色阴沉，刚才他去问了大夫，大夫说薛氏最多也就半年的时间了，薛国公看到薛氏那油尽灯枯的样子，就算心里做好了准备，还是难受不已。

望着大儿子和两个儿媳，声音中含着冷意：“你妹妹的话，刚才你也听到了。她如今就这么一个心愿，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薛国公的话一出，室内变得更安静了。

海氏首先就开口道：“爹，小姑的要求是让沈云卿做妾，她如今被皇上封为了郡主，婚事也容不得家人做主，就算是去请求陛下，也不可能让一个郡主随意去做妾室的。”

薛国公瞟了一眼海氏，目光阴森：“这个道理我自然明白，既然如此，那就不能用寻常的法子了。”从宁国公府回来，薛国公胸口那口郁气丝毫没有散去，脑海里都是薛氏口吐鲜血，满面伤悲的样子，这个女儿性格最像他，比起薛皇后来，薛国公甚至更喜欢小女儿一些。看到女儿如此，他心中岂能舒服。

薛东含道：“父亲莫非已经想好了法子？”

薛国公转头望着他，两眼目光暗沉：“你妹妹既然说是要沈云卿与玉莹一样做人妾，还要让她过得生不如死，这意思难道你没想明白吗？”

薛东含一听，眼眸微顿，而海氏则惊得差点站起来，一脸抗拒道：“爹，那就是要先破坏她的名誉了？这事谁去做？”

薛国公的意思是让家中人把沈云卿纳进来做妾，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整死她。

薛国公这么大年纪，他又是皇后的父亲，肯定是不可能和沈云卿拉上什么关系的，而薛国公的两个儿子，薛东谷如今在边关，家中剩下的就只有薛东含了。海氏作为妻子来说，内心是不愿意丈夫再纳妾的。

她这点小心思，薛国公看得是一清二楚，就连薛东含都拧眉呵斥道：“父亲的话还没说完，你插什么嘴！”

薛东含平日里对妻妾就毫无温性，此时一喝，海氏见他脸色不好，也只得收了声。

“父亲，沈云卿生性狡诈，如何能让她入了圈套？”薛东含和薛国公商议了起来。

见大儿子如此懂事，薛国公颇为欣慰，目光从海氏的面上滑过，重重地哼了一声，转过头来对薛东含道：“纳她为妾也不是难事，如今你府中妾室也有三人，她一个郡主要做妾的话，只有名誉损坏才能做妾。本来可以找其他人来纳了她做妾室的，但是其他人难保不会被她所迷而不听我们的，所以只好由你来做这件事了。”

其实他也不想用这种法子，但是之前派出去的杀手，每个都是去而不返。暗的不行，那就来明的，只要能把沈云卿弄到薛国公府来，到时候发生了什么，还不是他说了算。

云卿正半蹲在屋内，拿着一团长长的毛线逗银耳扑来扑去的，银耳如今长得越发地好看，一身毛茸茸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猫，两只眼睛一只碧一只蓝，瞪得大大的像是两颗玻



璃球，每日里除了吃，就是睡，极少肯动两下，只有云卿逗它的时候，才给面子地摆一摆略圆的身躯。

若不是银耳也爱扑光，她在皇宫的时候，还不会将宝昭仪所拿的镜子和猫叫联系到了一起。

“小姐，有人送了封信过来。”青莲从外边进来，道。

这个时候谁送信？云卿把银耳交给问儿，洗手后将信接了过来，随口问道：“谁送过来的？”

“说是林尚书送来的。”青莲回道。

云卿看着手中的信，是林真让人投来的，信上说有急事要和云卿说明，明日傍晚约她在一家别院里见面。

她目光在署名上略微一顿，嘴角慢慢地浮上了笑意。

次日傍晚。

云卿一身简单的装扮上了马车，藏在墙角处一个人看到抚安伯府的马车出来之后，立即朝着另一个方向奔去。

“你看到她出门了吗？”薛东含坐在别院内，桌上沏着一壶茶，问道。

面前一个寻常百姓打扮的男子回答：“刚才看到韵宁郡主上了马车。”

“好。”薛东含点头一笑，此时天微黑，日光就像褪色的布，将天空弄得半昏不暗，再等三刻钟的时间，天色就会完全黑下来，而沈云卿也将会到这里，迎接她最后的黄昏。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一辆马车滚动着车轮在渐渐擦黑的天色下，来到了一个精致的小巧别院外面。

接近宵禁时分，街上的行人十分稀少，只有呼呼的冷风刮过时的啸声。

深秋的夜里，透着一股凉意。一个女子全身裹着轻裘，从马车上踏了下来，然后走到门边，抬起手，轻轻地敲门。

咚咚咚的敲门声传来，令里面等待了半个时辰的人不由得浑身一震，一名小厮打开了门，抬眸看着眼前的女子，深蓝色的轻裘下露出的小脸眉目精致，不管是外着的裘衣还是露出的裙角，用料不凡，之前大公子可是吩咐过的，看到这样的女子就要放进来，于是他立即开门，请道：“郡主请里面，公子正在里面等你。”

“你家公子人在哪？”女子看了他一眼，不耐地问道，直接便往屋内走去。

那小厮见女子没反驳，立即在前面带路：“公子早就在里面等着你了。”

女子推开门，屋里黑漆漆的没有点灯，见桌前有一人影子，眉目里便染上了笑意，对着小厮挥挥手，小厮识趣地退出去关上门。

薛东含望着走进来的女子，借着从窗棂外投进来的暗光，可以看到她披着轻裘的身子娇小，头上首饰折射的珠光，显出来者身份不凡。他的目光含着一丝狠毒，静静地看着女子一手将轻裘拉下，放到衣架上，露出窈窕的身形，迈着步子一步步地走过来。

接着，直接坐到了薛东含的怀中。

这个举动吓了薛东含一跳，沈云卿这么主动？为什么她进来看到一个男人坐在这里也没反应？甚至还坐到自己的身上，这有些奇怪。就在他心念急转之时，进来的女子已经开口了：“你知道我喜欢你这么久了，为什么到现在才约我见面……”

娇软的嗓音里有着极浓的撒娇和爱恋，让男人听了只会觉得怜惜，好好安慰安慰她，可是此时薛东含只觉得头上一阵冷汗冒出，这个声音，绝对不会是沈云卿！

就在这个时候，院子外传来一阵脚步声，脚步声快而急促，一群人马上就到了门口，一脚将门踢开。

“里面的人，给本官出来！”随着一声大喝，有人将屋内的灯点燃了起来，紧接着便听到一声狂怒的女子吼声，“怎么是你！”随之，还有一个巨大的巴掌声！

此时薛东含脸上一个赫然的巴掌印，他堂堂的三品大元，未来的国公世子就给人这么打了一个巴掌，要是换成平日里，定是勃然大怒，而此时他只是睁大了双眼，望着面前的女子。

她的脸上带着狂怒的气息，两条眉毛紧紧地皱在一起，杏眸透出一股极为阴沉的目光，正死死地盯着薛东含。

来的人，竟然是贵顺郡主！

“薛东含，为什么是你在这里！”贵顺郡主两只眼睛瞪得滚圆，燃烧着怒火，随时像要将人湮灭在其中。

薛东含的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从座上跳起来，拧眉道：“郡主，这是个误会，你怎么会来这里的？”

方才进来的来人之中，为首的一人身材高挑，脸容稍方，穿着青褐色的官服，乃天越京兆府高升，进来时的一脸怒气已经化作了诧异，望着眼前的两个人，张了张嘴，不知道该如何说。

一个是薛国公家的长子。一个是郡主。

刚才他们一群人进来的时候，看到的景象是什么，是贵顺郡主坐在薛东含的身上，一脸甜蜜的模样，就像是坐在最心爱的人怀中。

高升敢肯定，自己绝对没有看错。

既然如此甜蜜，那此时两人的吵架是什么？是因为怕他们看到了两人偷情的样子吗？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一个是已经有了妻子的人，一个是即将去和亲的郡主，哪个的身份都容不得他们在这小别院里面摸黑偷情！

但是，贵顺郡主心仪的不是瑾王世子吗？怎么会和薛东含又扯上关系？皇家是不是太乱了？

高升久任京兆府，肚子里面一件事情要左右思量，细细地分析，才会发表言论，实在是因为京中比他大的官员太多。

坐在这个位置上，若不是他八面玲珑，只怕早早就下了台。



今天他收到告密的消息，说是一个在京中偷盗的大盗会在这里分赃，眼看屋子里黑乎乎，静悄悄的，的确有些像分赃的样子，谁知道冲进来就看到他绝不想再看的一幕。

但是跟在他身后的二十名府尹中的差役，他们每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要想糊弄过去，只怕没那么简单。并且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贵顺郡主作为要和西戎和亲的人，此时和薛国公的长子搂抱，一旦日后被发现了，他被安上一个蓄意隐瞒如何是好？

而且贵顺郡主性格狠厉，这事若自己当作不知道，也许哪天悄无声息地死去了，也没人知道是为了什么，杀人灭口这种事情，可不单是传说。自己现在看到的这一幕，可算得上一桩皇家丑闻了。并且事关西戎和亲的事情，兹事体大啊。

只是转瞬之间，高升已经想了许多，他决定这件事不能就这么掩藏下去：“为何天色已黑，贵顺郡主和薛大人会在此处？”

薛东含是知道高升这个人的，他是个圆球，摸哪哪打滑，所以在高升进来之后，他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乍一听到高升的话，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高升是铁了心不能让自己被杀人灭口：“我说——天色已黑，大人和郡主在此处孤男寡女，似乎不太妥当。”

薛东含咬牙道：“高升，你刚才什么都没看到，最好是不要乱说话！带着你的这班差役立即出去！”

薛国公府在朝中权势滔天，薛东含自然是被人捧着长大的，虽然如今也有三十余岁，但是心性甚高，见高升对他毫无尊重，说话的语气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可高升既然是下定了决心，再被他大呼小叫，顿时也来了三分气：“什么没看到？本官带着这么多差役，每个人进来的时候都看得清清楚楚，薛大公子这是准备以权压人吗？”

“薛东含，你难道不知道此事的重要性吗？我怎么会和贵顺郡主在此，你还是莫要闹大了好，否则你也讨不了好！”此时薛东含还看不出高升的想法，只怕是在官场白混了。但也如高升所言，方才进来的差役都看到了发生的一切，若是不压下来，届时不好处理。

薛东含是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可他没有料到贵顺郡主那一贯不讲理的脾气。

此时，这位郡主正一脸冷意地看着薛东含，瞧都不瞧高升，继续问道：“为什么到这里的人是你？”

这个疑问，同样是薛东含想要问的，他的信是送到沈云卿的手里，下人也看到沈云卿出门，可来的竟然是贵顺郡主。

他压了压胸口的怒意，冷静地对贵顺郡主道：“我也不知道为何来的是郡主，只怕这其中是有误会，郡主还是先和高大人解释清楚，以免惹出什么意外来。”

若是贵顺郡主和他一起施压，也许高升会将此事压下来。岂料贵顺郡主动也不动，一双杏眸只是直直地看着他：“为什么是你在这里？”

薛东含眉心一皱，从屋中蜡烛点亮那一瞬开始，如果他没有记错，这是贵顺郡主第四次